

傅干《注坡词》三题

赵晓兰, 佟 博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傅干《注坡词》是苏轼词的第一个注本,也是苏词最重要的注本之一。该书旁征博引,资料丰富翔实,奠定了“今存苏轼词集的规模”。其原注及相关的丰富资料被后世流传甚广的《草堂诗余》及《东坡乐府笺》大量采录,具有较高的学术及文献价值,傅干是当之无愧的苏词研究第一功臣。而《草堂诗余》通过对《注坡词》等的搜采,整合并逐步完善词集的注释体例,在文献学、词学上的意义亦不容低估。

关键词:傅干;《注坡词》;苏轼;《草堂诗余》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0)02-0062-06

傅干《注坡词》是苏轼词的第一个注本。据洪迈《容斋续笔》记载,南宋绍兴初年,《注坡词》已有钱塘(杭州)刻本传世^{[1]卷一五,922}。然而,长期以来,对该书的评价一直众说纷纭,毁誉不一。1993年,刘尚荣先生的《傅干注坡词》^[2]由巴蜀书社出版。刘先生孜孜不倦,“费一年有半之功而完成初稿”,后又反复校证修订。该书出版后,为苏轼词的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笔者即以刘先生的《傅干注坡词》作底本,对该书作初步探讨,并以此就教于方家。

一 关于《注坡词》之征引

《注坡词》是苏轼词最早的笺注本,也是傅干呕心沥血之作。《注坡词》旁征博引,搜采资料极为丰富。尽管其中也有疏漏之处,但在苏轼辞世不过 30 余年的两宋交替之时,能以一己之力完成此书,实属难能可贵。以下笔者以刘尚荣先生校证本为底本,以经、史、子、集为目,并以注文在《注坡词》中出现的先后为序,对《注坡词》征引的文献一一进行了梳理,以期窥见其注释的全貌(注文出处据刘先生校证)。

经部:《诗经》(《甘棠》、《葛屨》、《七月》、《汉广》、《月出》、《硕人》、《宾之初筵》、《既醉》、《伐檀》、《庭燎》、《静女》、《韩奕》、《斯干》,共 13 篇);《孟子》(《万章上》、《公孙丑上》、《梁惠王上》、《万章下》,共 4 篇);《论语》(《阳货》、《公冶长》、《子罕》、《微子》、《述而》、《先进》,共 6 篇);《礼记》(《乐记》、《檀弓》、《月令》,共 3 篇);《周礼》(《夏官》、《春官》、《天官》、《地官》,共 4 篇);《左传》(“昭十二年”、“昭二十年”、“襄十四年”、“庄二十二年”、“僖三十年”、“隐十一年”,共 6 篇);《尔雅》(《释地》、《释山》、《释草》,共 3 篇);《尚书》(《禹贡》、《说命序》,共 2 篇)

史部:《晋书》(《桓伊传》、《谢安传》、《顾荣传》、《陈敏传》、《谢万传》、《毕卓传》、《乐志下》、《王衍传》、《祖纳传》、《王述传》、《阮籍传》、《天文志》、《羊祜传》、《明帝纪》、《邓攸传》、《桓温传》、《列女传》、《王悦传》、《孟嘉传》、《庾敳传》、《董京传》、《王戎传》、《夏侯湛传》、《周顛传》、《束皙传》、《山简传》、《舆服志》、《陆机传》、《文苑传》,共 29 篇);《南史》(《衡阳元王道度传》、《谢惠连传》、《张充传》,共 3 篇);《旧唐书》

收稿日期:2009-12-23

作者简介:赵晓兰(1948—),女,江苏镇江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佟博(1979—),女,辽宁鞍山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

《地理志》、《韦皋传》、《马周传》，共3篇）；《三国志》（《阮籍传》裴注、《陈登传》、《周瑜传》及裴注、《吕蒙传》、《吴主传》及裴注、《陆绩传》、《徐邈传》，共7篇）；《后汉书》（《逸民传》、《文苑传》、《五行志》、《孔融传》、《班超传》、《马援传》、《许劭传》、《窦章传》、《皇后纪》、《礼仪志》、《舆服志》，共11篇）；《史记》（《司马相如传》、《殷本纪》、《陈轸传》、《货殖传》、《张释之传》、《苏秦传》、《封禅书》、《汲黯传》、《佞幸列传》、《天官书》、《虞卿传》、《酈生传》、《匈奴传》、《孝文本纪》、《梁孝王世家》、《老庄申韩列传》，共16篇）；《汉书》（《地理志》、《张敞传》、《盖宽饶传》、《天文志》、《律历志》、《武帝纪》、《平当传》、《金日磾传》、《孝成赵皇后传》、《冯唐传》、《疏广疏受传》、《公孙弘传》、《王贡传》、《陈遵传》、《王褒传》、《郑当时传》、《沟洫志》、《苏武传》、《循吏传》、《龚遂传》，共20篇）；《新唐书》（《李绅传》、《刘禹锡传》、《张志和传》、《李勣传》、《李白传》、《忠义传》，共6篇）

子部：《庄子》、《列子》等共110余种（略）

集部（作家）：李白、杜甫等共120余人（略）

据以上不完全统计，《注坡词》征引典籍为：经部8种，41篇；史部8种，96篇；子部110余种；作家120余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据。从中可见傅干学识之渊博及《注坡词》态度之严谨。

傅干生活在两宋之际，在傅干生活的年代，在许多人眼里，苏词仍然不过只是“小词”、“小歌词”、“句读不葺之诗”、“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傅干倾全力为苏轼之“小歌词”作注，正体现了傅干词学思想的开放及对苏词的倾慕。

傅干为苏词作注当然还有更深广的背景。自南唐李煜以来，以苏轼为代表的诸多优秀词人，始终在词境的拓展和深化上辛勤耕耘，逐渐使原本花间尊前娱宾遣兴的曲子词成为吟咏情性的抒情文学样式，既可浅斟低唱，又可案头吟诵，这就为替苏词作注提出了客观需求。

《注坡词》的出现，还为我们提供了其时词由音乐本位逐渐向文学本位演化的珍贵历史资料。词的这种演化，除了词体本身的演化外，还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鲟阳居士《复雅歌词序》称：“属靖康之变，天下不闻和乐之音者，一十有六年。绍兴壬戌（笔者按：即绍兴十二年），诞敷诏音，弛天下乐禁。黎民欢抃，始知有生之乐。”^{[3]249}在因靖康之变而天下禁乐之时，苏词的文学本位得以彰显，为其作注乃时势使然。

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词曲类”著录：“《注坡词》（十）二卷，仙溪傅干撰。”^{[4]632}傅干，其生平事迹不详。《注坡词》傅共序称：干字子立，为其族子。据《仙溪志》卷二记载，仙溪地方百里，科第蝉联，其中傅氏一门登进士者25人。傅共，绍兴二年张九成榜特奏名，其父权，元祐六年冯涓榜进士。傅氏以诗书传家，傅干之“博闻强记，有前辈风流”，正在情理之中。

由于具开山之功的《注坡词》的旁征博引及资料的丰富翔实，该书问世后即引起相关人士的关注。成书于南宋庆元前的《草堂诗余》笺注便采录了其中不少原注（详下文），上世纪30年代，著名学者龙榆生更大量采录傅注，参照朱彊邨的编年，并加以校订、增补，著成享有盛名的《东坡乐府笺》（当另文论述），这是对《注坡词》的充分肯定，也是对那些心存偏见、人云亦云、对《注坡词》妄加指摘者的有力驳斥。《注坡词》奠定了“今存苏轼词集的规模”^{[2]前言,8}，傅干是当之无愧的苏词研究的第一功臣。

二 傅干《注坡词》与元至正癸未本《草堂诗余》的注释

《草堂诗余》相传为南宋人选编的词选本，《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称其为“书坊编者”^{[4]633}。其选编时间在宋宁宗庆元（1195—1200）之前。宋本久佚，元至正癸未（1343）庐陵泰宇书堂刊本《增修笺注妙选群英草堂诗余》现藏日本京都大学，其前集二卷是现存最早的《草堂诗余》刻本。

元至正癸未本《草堂诗余》是宋人选宋词的重要选本，共选录唐五代词及宋词共300余首，其中苏轼词入选21首，为词人中入选数仅次于周邦彦（41首）者，以下依次为柳永（16首）、秦观（13首）、欧阳修（10首）、辛弃疾（9首），苏词入选的篇目如下：

《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蝶恋花》（“花褪残红”）、△《洞仙歌》（“冰肌玉骨”）、《阮郎归》（“绿槐高柳”）、△《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南柯子》（“山与歌眉敛”）、△《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凭高眺远”）、△《南乡子》（“霜降水痕收”）、《西江月》（“点点楼前细雨”）、《南乡子》（“北望平

川”)、△《念奴娇》(“大江东去”)、△《哨遍》(“为米折腰”)、《满庭芳》(“香爇雕盘”)、《虞美人》(“波声拍枕”)、《满庭芳》(“蜗角虚名”)、△《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水龙吟》(“楚山修竹”)、《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雾”)、△《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从苏词入选《草堂诗余》的篇目可以看出,苏词不但入选篇目多,且历来传诵的名篇多已入选,篇目上加△的10首即为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选录。此外,《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蝶恋花》(“花褪残红”)、《虞美人》(“波声拍枕”)等也为传诵不绝的名篇。

由于《草堂诗余》多用于酒楼应歌,流传广泛,约成书于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后的赵闻礼选编的《阳春白雪》五卷即“取《草堂诗余》所遗以及近人之词”^{[4]卷二十一,633},对其进行了增补,其中,增补的苏轼词有两首:《江神子》(“翠蛾羞黛”)、《青玉案》(“三年枕上”)。

明代著名词人杨慎尝选编《词林万选》,卷首序文称该选皆为《草堂诗余》未收之作^{[5]7},其中收录苏轼词15首,其篇目如下^{[5]21-23,48,91-93}:

《木兰花令》(“霜余已失长淮宽”)、《木兰花令》(“知君仙骨”)、《定风波》(“与客携壶”)、《南歌子》(“古岸开青葙”)、《卜算子》(“蜀客到江南”)、《河满子》(“见说岷峨”)、《哨遍》(“睡起画堂”)、《菩萨蛮》(“涂香莫惜”)、《临江仙》(“多病休文”)、《一斛珠》(“洛城春晚”)、《玉楼春》(“东风捻就”)、《卜算子》(“眼是水波横”)、《鹧鸪天》(“罗带双垂”)、《玉楼春》(“檀槽碎响”)、《浣溪沙》(“花满银塘”)

从赵闻礼、杨慎为增补《草堂诗余》而增选苏词的数量及篇目,可以从侧面看出《草堂诗余》作为坊间选编的歌者手册,其眼光确实还是值得称道的。

除《草堂诗余》外,现存的宋人词选还有:黄大舆《梅苑》、曾慥《乐府雅词》、黄升《花庵词选》、赵闻礼《阳春白雪》、周密《绝妙好词》。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宋人词选中,《草堂诗余》是唯一有注释的,尽管其注释体例尚嫌凌乱,其注解有时也失之粗疏,但其草创之举,功不可没。为历来应歌的“小词”作注,既方便歌者,也展示了其时宋词由音乐本位向文学本位、由主声向主辞渐次演化的痕迹,这种演化出现在歌者的演唱脚本中,尤为难能可贵。

在《草堂诗余》选编刊行的年代,为其作注时,可供参考的资料不多。于是,傅干的《注坡词》有很大可能便进入了注释者的视野,成为宝贵的借鉴。以下,我们便对二者的相关注释作逐条的比对:

词牌	词句	傅干《注坡词》	元至正癸未本《草堂诗余》
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	杜子美:“鸣鸠乳燕青春深。” 陶渊明:“华屋非蓬居。”	杜诗:“鸣鸠乳燕青春深。” 陶潜诗:“华屋非蓬居。”
	手弄生绡白团扇	晋中书令王珣好执白团扇,与嫂婢有情,婢作《白团扇歌》以赠珣。	晋中书令王珣与嫂婢有情,珣好执白团扇,婢作《白团扇歌》以赠珣。
	扇手一时似王	晋王衍盛才美貌,明悟若神。每捉玉柄麈尾清谈,与手同色。	晋王衍盛美才貌,明悟若神。每捉玉柄麈尾玄谈,与手同色。
	枉教人梦断瑶台曲	昆仑之别名	
	又却是风敲竹	唐李益:“开门风动竹,疑是故人来。”	唐李益诗:“开门风动竹,疑是故人来。”
	石榴半吐红巾蹙	白居易《石榴》诗:“山榴花似结巾红。”	白居易《石榴》诗:“山榴花似结巾红。”
	待浮花浪蕊都尽, 伴君幽独	韩退之:“浮花浪蕊镇常有,才开还落瘴雾中。”石榴繁盛时,百花零落尽矣。	韩诗:“浮花浪蕊镇长有,才开还落瘴雾中。”
	又恐被秋风惊绿	皮日休《石榴》诗:“蝉噪秋枝槐叶黄,石榴香老愁寒霜。”	
		篇末引《古今词话》云:苏子瞻守钱塘,有官妓秀兰……(略)	

南乡子		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	
	霜降水痕收	杜子美:“寒水落依痕。” 薛能:“旧痕依石落,初冻着槎生。”	杜诗:“寒水各依痕。”
	破帽多情却恋头		孟嘉为桓温参军,九日,温宴龙山时,佐史吏并戎服。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
	诗酒若为酬,但把清樽断送秋	杜牧《九日》诗:“但将酩酊酬佳节。”	韩诗:“佳节迫吹帽。” 杜牧之诗:“但将酩酊酬佳节。”
	万事到头都是梦	潘阆:“须信百年都似梦,莫嗟万事不如人。”	潘阆诗:“万事到头都似梦,休嗟百计不如人。”
	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	郑谷《十月菊》诗:“节去蜂愁蝶不知,晓庭还绕折空枝。”公《九日次韵王巩》云:“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	郑谷《十月菊》诗:“节去蜂愁蝶不知,晓庭犹绕折残枝。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
			篇末引《三人(洪武本作“山”)老人语录》云:“自来九日多用落帽事,独东坡云‘破帽多情却恋头’,尤为奇特。”
西江月		调名下:“公自序:‘春夜行蕲水山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少休。及觉,已晓。乱山葱茏,不谓人世也。书此词桥柱上。”	篇末:“东坡自序云: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江桥上,解鞍少休。及觉,已晓。乱山葱茏,不谓人世也。书此词桥上。”
	障泥未解玉骢骄	晋王济善解马性,常乘一马,著连干障泥,前有一水,终不肯渡。济曰:“此必是惜障泥。”使人解去,便渡。故当时谓济有马癖。	晋王济善解马性,尝乘一马,着连干障泥,前有水,终不肯渡。济曰:“此必是惜干障泥。”使人取去,便济。 李诗:“临流不肯渡,恐湿锦障泥。”
	我欲醉眠芳草	郑谷《草诗》:“香轮莫碾青青破,留与愁人一醉眠。”	郑谷《草诗》:“香轮莫碾青青破,留与游人供醉眠。”
	莫教踏破琼瑶		琼瑶,喻月色。
	杜宇一声春晓	杜宇,子规鸟也。《成都记》:“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称望帝。女子稼穡,教人务农。至今蜀之将浓者,必先祀杜主。望帝时以国相开明有治水功,因禅位焉。后望帝死,其魂化为鸟,名曰杜鹃,亦曰子规云。”	
水调歌头		调名次行:“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篇末:“东坡自序云: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李白诗:“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李白诗:“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老杜:“今夕何夕岁月徂。”	韩文公诗:“今夕是何朝?”
	我欲乘风归去	列子:“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我乘风邪?风乘我邪?”	卢仝《茶歌》:“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
	惟恐琼楼玉宇	唐段成式云:“翟天师尝于江上望月,或曰:‘此中何有?’翟笑曰:‘可随吾指观之。’忽见月规半天,琼楼金阙满焉。顷刻不复见。”	
	高处不胜寒	《明皇杂录》:“八月十五夜,叶静能邀上游月宫。将行,请上衣裘而往。及至月宫,寒凛特异,上不能禁。静能出丹二粒进上服之,乃止。”	《明皇杂录》:“八月十五夜,叶静能邀上游月宫。将行,请上衣裘而往,及至月宫,寒凛特异。上不能禁。静能出丹二粒进上服之。”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李白《月下独酌》诗:“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杜诗:“人间月影清。”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		李白诗:“月明欲素秋不眠。”
	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	唐诗:“月如无恨月长圆。”	唐诗:“月如无恨月长圆。”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公《中秋寄子由》诗云：“尝闻此宵月，万里阴晴圆。”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谢庄《月赋》：“美人邈兮音尘绝，隔千里兮共明月。”	《文选》谢庄《月赋》：“隔千里兮共明月。”李白《忆旧游》诗：“婵娟美女初月辉。”
		篇末引“苕溪云：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不……(下略)”

从以上比对可以看出,《草堂诗余》对苏词的注释有与傅干《注坡词》大体相同者(如《贺新郎》、《南乡子》),此类注释在所选 18 首[《蝶恋花》傅注存目阙词,《行香子》、《念奴娇》(“凭高眺远”)未收录]苏词中为 5 首,约占 28%。也有与《注坡词》部分相同者(如《西江月》、《水调歌头》),此类注释为 10 首,约占 56%。二者相加,《草堂诗余》注苏词与傅干《注坡词》之注文大体相同或部分相同者,占全部入选篇目的 84%,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惊诧的比例。

《草堂诗余》之笺注有很大可能录用傅干《注坡词》之原注似还有一重要原因,有学者认为,《草堂诗余》的增修者何士信、校正《片玉集》(《草堂诗余》选录之周邦彦词,其注多录自陈元龙集注之《片玉集》)之蔡庆之,《草堂诗余》笺注本多引其词话之黄升、魏庆之,同出闽中,而傅干系仙溪人,仙溪即属闽中,故其《注坡词》很自然会引引起《草堂诗余》笺注者的关注并采录。

三 《注坡词》与《草堂诗余》的题序及词评

傅干《注坡词》是苏词的第一个注本,而《草堂诗余》笺注是宋代唯一的宋人词选笺注本,元至正癸未本《草堂诗余》(前集)则是其现存最古本。《注坡词》约成书于宋高宗绍兴(1131—1162)初年,《草堂诗余》最早的注本约成书于宋宁宗庆元(1195—1200)之前。从《注坡词》到《草堂诗余》,如对其题序、词评等详加寻绎,我们或许可以探究其注释体例的演进轨迹。

将相关作品的题序及词评列表如下:

词牌	傅干《注坡词》	元至正癸未本《草堂诗余》	
水龙吟(“楚山修竹如云”)	咏笛材傅本题注:“公旧序云:时太守闻丘公显已致仕,居姑苏,后房懿卿者,甚有才色,因赋此词。一云:赠赵晦之。”	(咏笛类)	
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	次韵章质夫杨花词	(杨花类)和章质夫韵	附录:《曲洧旧闻》云:“章质夫《水龙吟》咏杨花,其命意用事清丽可喜。东坡和之,若豪放不入律吕,徐而视之,声韵谐婉,便觉质夫词有织绣工夫,故晁叔用云:东坡如毛嫱西施,尽洗却面,与天下妇人斗好,质夫岂可比耶?”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中秋类)	附录:东坡自序云:“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苕溪渔隐云:“先君尝云柳词‘鳌山彩结蓬莱岛’当云‘彩缔’,坡词‘低绮户’当云‘窥绮户’。二字既改,其词益佳。”苕溪云:“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不,然其后亦岂无佳调,如晁次膺《绿头鸭》一词殊清宛,但尊俎间歌之,以其篇长惮唱,故湮没不闻焉。其词云……”
念奴娇	赤壁怀古	(金陵类)(按:分类有误)赤壁怀古	附录:苕溪渔隐云:“东坡‘大江东去’赤壁词,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近时有人和此词题于邮亭壁间,不著姓氏,语虽粗豪,而气概亦喜,今并录之。词云……。”
西江月 1	重阳栖霞楼作	重阳类	
西江月 2(“玉骨那愁瘴雾”)	古梅 篇末“不与梨花同梦”句傅注引“公自跋云:诗人王昌龄梦中作《梅花》诗,南海有珍禽,名倒挂子,绿毛,如鸚鵡而小。惠州多梅花,故作此词。”	梅花类	附录:《冷斋夜话》:“东坡在惠州作梅花词,时侍儿名朝云者新亡,其寓意盖为朝云作也。”《苕溪渔隐》:“王直方诗话载晁以道云……《高斋诗话》……”

西江月 3 （“照野弥弥浅浪”）	傅本题注：“公自序：春夜行蕲水山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少休。及觉，已晓。乱山葱茏，不谓人世也。书此词桥上。”	晓夜类 春夜	附录：东坡自序云：“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江桥上，解鞍少休。及觉，已晓。乱山葱茏，不谓人世也。书此词桥上。”
卜算子	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篇末附黄鲁直跋云：“东坡道人在黄州时作。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孰能至此！黄庭坚题。”	孤鸿类	附录：山谷云：“东坡道人在黄州作此词。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人语。自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苕溪渔隐曰：“‘拣尽寒枝不肯栖’之句，或云鸿雁未尝栖宿树枝，惟在田野苇丛间，或改作‘寒芦’，亦是。但此词本咏夜景，至换头但只说鸿，正如《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本咏夏景。至换头只说榴花。”衡（按：当作‘鲋’）阳居士云：“缺月，刺明微也。漏断，暗时也，幽人不得志也。独往来，无助也。惊鸿，贤人不安也。回头，爱君不忘也。无人省，君不察也。拣尽寒枝不肯栖，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吴江冷，非所安也。此与《考槃》诗相似。”

比对上述二者的题序及词评，笔者认为，《注坡词》中词的题序较规范，正如刘向荣先生在《凡例》中明确指出的：“苏词原有的词题、词引与傅干后加的题解、校注，在各钞本中均以单行小字标于调名下，或以双行小字标于调名次行。”而《草堂诗余》因系歌者使用的手册，故将作品按题材分类以便翻检，对词的题序似较忽视，词题或标于调名下（如《念奴娇》），或信手删除（如《卜算子》、《西江月》¹），或随意更改（如《西江月》³），而“东坡自序”则置于篇末，一般提行，且用阴文。罗忼烈先生曾批评《草堂诗余》将苏轼《哨遍》（“为米折腰”）、《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等苏轼词序“悉削之”^{[6]14-15}，实则已移置于篇末，并未删削。

《注坡词》极少有词评，如《卜算子》篇末有黄鲁直跋，而《草堂诗余》则有相当数量之作品篇末缀有词评，选录苏词 18 首，有词评者 12 首，约占 67%。这些词评似非一时一人选录，多录自《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花庵词选》等。《草堂诗余》篇末所缀者，还有题为“按”、“愚按”之按语（如欧阳修《玉楼春》、和凝《小重山》等），或出自注释者、增修者之手。

《四库提要》称《花庵词选》“每篇题下亦间附评语”^{[7]卷199}，翻检原书，则该书之评语也有附于篇末者（如卷五聂冠卿《多丽》、柳永《醉蓬莱》、卷七周邦彦《瑞龙吟》等）。《草堂诗余》之词评则全置于篇末，连《注坡词》中之“公自序”、“公旧序”等也全附于篇末，且往往提行，标题用阴文以醒目，给读者或歌者提供方便。其时歌者有可能在演唱前后添加评语，以增加演唱色彩，吸引听众注意。当然，词评的出现也昭示了词体地位的提升。后来，词评附于篇末渐成定式，而“自序”则置于调名下或调名次行。

综而论之，《草堂诗余》之笺注者及增修者为满足其时应歌、阅读之需求，选录此前词集之注释（如傅干、陈元龙之作）及词评（如《花庵词选》）、词话（如《苕溪渔隐丛话》、《诗人玉屑》等），并加以整合，形成了一种既有题序，又有注释、词评的词的注释体例（但无作者简介）。随着词体渐次推尊，这样的注释体例被普遍接受，后世词家又以此为基础，辑佚、校订、编年，体例日臻完善，一直沿用至今。如果参照宋代的诗歌笺注本，如《王荆文公诗李壁注》等，以及清人查为仁、厉鹗《绝妙好词笺》、《草堂诗余》笺注及增修者对词的注释体例的整合及逐步完善，在文献学、词学上的意义确不容低估。其中，傅干《注坡词》也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 [1]洪迈. 容斋续笔[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2]傅干注坡词[G]. 刘尚荣校证. 成都: 巴蜀书社, 1993.
- [3]张惠民. 宋代词学资料汇编[G].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3.
- [4]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M]. 徐小蛮, 顾美华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 [5]杨慎. 词林万选[M]. 保定: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6.
- [6]罗忼烈. 词学杂俎[M]. 成都: 巴蜀书社, 1990.
- [7]永瑤, 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